

# 自然的体系

上 卷

〔法〕霍尔巴赫著  
管士滨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8 5462 4

# 自然的体系

上 卷

[法] 霍尔巴赫著

管士滨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北京

本书是177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匿名印行。这个中譯本所根据的版本是：

*Par Le Baron D'Holbach*  
**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Londres 1777

霍尔巴赫（1723—1789）是十八世紀法国杰出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論者，法国资產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驅之一。《自然的体系》（中譯本分上下两卷）是他最主要的哲学无神論著作。在这本书里，霍尔巴赫对自己的哲学观点做了系統的論述，唯物地解决哲学的根本問題。

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沒有能够摆脱形而上学的、机械論的性质，沒有能够阐明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但就其純粹的唯物主义观点說来，不仅在十八世紀是伟大的先进思想，就是現在看来依然具有战斗的气息。

**自然的体系**  
上 卷  
〔法〕霍尔巴赫著 管士滨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2017·112

1964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8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1 1/16 拼页 1 印数 1—5,000 册

定价(9)1.60元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

# 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

## ——譯 者 序——

《自然的体系》(或《論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法則》)(*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是十八世紀法国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著者霍尔巴赫(Holbach, P.H. Baron de, 1723—1789)是十八世紀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論者、《百科全书》的主要編纂人之一。他和自己的同时代人——拉梅特利(La Mettrie, J.O. de, 1709—1751)、狄德罗(Diderot, D., 1713—1784)、爱尔維修(Helvétius, C.A., 1715—1771)一道，对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教思想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他們在理論上大胆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无情地揭发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宗教迷信的危害性，給当时的封建統治和教会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推动了資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霍尔巴赫的这部著作在当时曾經发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后来的法国资產阶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下面，我們將对这一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它的特点和它的主要內容，作一簡單的介紹和說明。

十八世紀在法国是一个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

26/00/63

时期中，法国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蜕变。这时期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的大部分掌握在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层——贵族和僧侣手中。他们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用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农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农民不仅对封建领主要交税，对国王要交税，对教会也要交税。当时虽然很少地方保留了农奴制度，可是各式各样的封建义务和重重捐税，已足使农民遭到破产。疾病、贫困、饥饿驱使农民放弃田地，流入城市。遇到荒年，便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像蒼蠅一样地死去……。”<sup>①</sup>

和极端贫困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享有特权的贵族老爷们和教会中的高级僧侣。他们作威作福，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对国家几乎免缴任何捐税，却享受着王室的恩俸、薪俸和津贴。当时的法律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这就更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吞食国家收入的寄生队伍。大部分的封建领主向往城市的浮华生活，都离开庄园，把农业经营交给雇佣的管理人员，对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闻不问。农民在饥寒交迫，疲憊不堪的情况下，自然更谈不到有什么生产情绪。这样，封建农业生产的再生产能力就丧失了，而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就陷于严重的瓦解的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不看到，尽管法国在十八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同时它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工业。当时的法国有制造各种商品，如棉纱、毛织品、麻织品、花边和陶器等的手工业生

---

<sup>①</sup> 弗·罗凯：《18世紀法国社会思潮》，第111頁。

产，也有了容納几千名工人的煤矿、呢绒、瓷器、玻璃、花毡、冶金工厂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海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加，占有生产資料的資产者便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也就是資产阶级。

正如恩格斯所說：“資产阶级沒有科学便不行。”<sup>①</sup> 在法国，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資产阶级的成长，科学也大踏步地成长起来了。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兴起来了。資产阶级为了它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就需要有科学来研究物体的物理属性和自然力的表现形态。”<sup>②</sup>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科学研究向前迈进；另一方面，科学的日益进步又反过来給工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发明，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力。

可是，在封建制度下面，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它主要受到下面几种封建組織形式的束縛。第一是行会制度。行会制度最初只是为保护工商业自己的权益而制定的。它的作用在于严格规定生产商品的规格、种类、数量和质量，以及行东、帮工与学徒之間的关系。行会的納貢是国王政权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受到政权的支持。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它越来越表现出是束縛生产力的一种桎梏，在采用新技术、組織管理、提高产量和生产新品种等等方面，变成了很大的障碍。第二是当时的法国几乎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全国极不统一。各省各地不仅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度量衡标准，而且有自己的关税规定。<sup>③</sup>这样，資

<sup>①②</sup>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8 頁。

<sup>③</sup> 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9 頁。

产阶级在国内各省间进行贸易便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此外，封建的贵族老爷们是轻视工商业的。尽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政治上却沒有絲毫权利可言，因而往往遭受封建贵族阶层的摧残和压迫。

以上对于十八世纪法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简单描述，說明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与生产力发生了尖銳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向封建的統治阶级展开斗争。这种情况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反映。因此，旧的封建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之有力支柱的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代表先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們所要介紹的霍尔巴赫的这部《自然的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

## 二

《自然的体系》是 1770 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出版后立刻使整个西欧受到震动。而不久以后，就接連遭到封建的御用学者和狂热的卫道者們恶毒的誣蔑和攻击。光以多卷本形式出现的駁斥这部著作的书，十年之内就不下四、五种之多。<sup>①</sup> 人

<sup>①</sup> 例如：伯尔日(Bergier)的《唯物論的考察》(Examen du matérialisme)(或《对自然的体系的駁斥》Réfutation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1年,分两卷;德耐斯勒(Denesle)的《新老哲学家关于人类灵魂的偏见》(Préjugés des anciens et des nouveaux philosophes sur l'âme humaine),1775年,巴黎版,分两卷;柏林的加斯底甬(Castillon de Berlin)的《对自然的体系的觀察》(Observations sur le système de la nature);居瓦桑(Duvoisin)的《反对无信仰者新約全书的权威》(L'autorité des livres du Nouveau Testament contre les incrédules),1778

們也許要問，這部書究竟什么地方有違時諱，致使這些大人先生們如此切齒痛恨？這，只要把著者的一些觀點和當時流行的思想對照一下來看，自然不難明白。

我們知道，從中世紀繼承下來並且得到不斷精工提煉的宗教神學體系，在十八世紀法國思想界中基本上仍然處於統治地位。虛構的宗教世界觀是當時一切政治、社會、法律、道德的思想基礎。教會依據這種神學體系，制定出無數清規戒律，作為人們一切思想和行為的規範和指針；使人精神上保持著愚昧，堵塞人們追求真理的道路，從而在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當時的封建統治。

這種情況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看來是無法容忍的。《自然的體系》的作者便是針對這種神學的思想體系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唯物主義觀點，並且對之進行了无情的攻擊。翻閱《自然的體系》這部書，我們可以到處碰到這樣一些觀點的對立。

神學家和唯心論者肯定有超自然的實體；而我們的作者却說：“人們所設想的那些超自然或與自然有分別的東西，往往是些虛幻的事物，我們永遠不可能對這些虛幻的事物形成真實的觀念，也不可能對於它們所占有的地方和它們的行動的方式形成真實的觀念。”<sup>①</sup>在自然“這個包容一切的圈子之外，什麼也不存在，什麼也不能有。”<sup>②</sup>

年巴黎出版；《關於自然宗教的辯論》(Essai polémique sur la religion naturelle)，1780年，巴黎出版；洛什弗爾(Guillaume de Rochefort)的《對〈自然的體系〉的反駁》(Réfutation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1年，巴黎出版；聖·馬爾旦(Saint-Martin)的《關於真理的誤謬的書》(Livre des Erreurs de la vérité)，1775年，巴黎出版。當時伏爾泰也寫了一個小冊子來反駁這部書，書名為《上帝對〈自然的體系〉的答復》。

①② 《自然的體系》，上卷，第1章，第10頁。(指本書頁數，下同。)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強調形而上学的重要性，认为不理解超自然的实体的属性，就不能正确理解自然的规律以及人与人之間的关系。而我們的作者却說，人首先應該研究“物理学”，研究“自然”。那些“想在成为物理学家之前先成为形而上学家”的形而上学家們，是愚蠢的，因为他們絲毫沒有認識到“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則，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維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外乃是徒然的空想。”<sup>①</sup>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大力宣揚物质是一堆僵死的、被动的、沒有生气的东西，自己沒有运动能力，因此企图給神是宇宙的原动者这一說教寻找論据；而我們的作者却說，这是“完全归于徒劳的。”“既然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在它之外什么也不能存在，因此自然只能从它本身得到运动。……运动是必然地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的。”<sup>②</sup>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不仅把世界分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而且也把人分为精神的人与肉体的人；也就是說人具有灵魂与肉体这两种在性质上有着本质不同的东西。正如物质世界从属于精神世界一样，人的肉体从属于人的灵魂。灵魂由于自身的單純性，是不死的。而我們的作者却說，所有这一切学說完全是“狂热的想像的产物”，是“彻头彻尾的胡說。”“人是一个純粹肉体的东西；精神的人，不过是从某一个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能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个肉体的东西罢了。”<sup>③</sup>“只要这个肉体还具有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章，第10頁。

② 同上书，第2章，第26頁。

③ 同上书，第1章，第11頁。

生命，灵魂便是就肉体的某些作用或它所能具有的某些存在和活动方式去观察的肉体自身。”<sup>①</sup>“灵魂与肉体是一同消亡的。”<sup>②</sup>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根据灵魂不死和来世說主张现世不过是走向来世的一个过渡，人的眞实利益在天上而不在尘世。而我們的作者却說，这些說法“不过是一种幻想，”<sup>③</sup>是“单为討好或迷惑一般不肯推理的常人的想像而創造的概念”；<sup>④</sup>“阻止他們从事于自己眞实的幸福，阻止他們去想改善他們的制度、法律、道德和科学”；<sup>⑤</sup>这个教义正是牧师們的“权力的基础、他們的財富的泉源……。”<sup>⑥</sup>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連篇累牍地著书立說，为沒落的、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涂脂抹粉，为暴政和教会的倒行逆施进行辯护，为帝王将相們的“丰功伟业”歌功頌德，而我們的作者却說：“顫抖吧，残暴不仁的国王們！你們把自己的属民們抛在苦难和眼泪里，你們蹂躪了国家，你們把大地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墓园；你們为那些血迹，那激怒了的历史将要在它下面把你們給后世的子子孙孙描画出来的血迹，而顫抖吧！无论是你們那豪华壮丽的建筑物，还是你們那威严赫赫的胜利，还是那数目庞大的军队，統統不能拦住后代人民对你們可恶可恨的幽魂破口大罵，为你們犯的那些惊人的罪行而替他們的祖先报仇雪恨！”<sup>⑦</sup>

不难想像，像这样一部充满和当时思潮相敌对的观点和情緒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7章，第92頁。

② 同上书，第13章，第221頁。

③④ 同上书，第13章，第225, 226頁。

⑤ 同上书，第13章，第235頁。

⑥ 同上书，第13章，第241頁。

⑦ 同上书，第14章，第258頁。

的著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容于当世的。这部书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封建制度的卫士和狂热的护道者们之所以把这部书看成是一部“危险的”、“万恶的”、“大逆不道的”书，看成是洪水猛兽，其原因主要也正由于这部书具备了为当时一般唯物主义著作所没有的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在这部书中坚决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对统治当时思想界的神学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尖锐的批判和攻击。作者用唯物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严重打击了宗教的神学世界观，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建筑在这一世界观上面的虚伪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和道德学，尽管作者由于当时科学和历史的局限，对这方面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作者对宗教和教会的批判是如此坚决、彻底，他不仅反对某种形式的宗教，而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他对宗教所进行的斗争是公开的、毫不妥协的；在他全部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不给宗教信仰留下丝毫可以容身的余地。这样，这部书就不仅大大触怒了统治者和宗教的维护者，甚至像伏尔泰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坚决反对教会、但又对唯心主义让步而信仰自然神论的人们，也转而对这部书猛烈攻击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自然的体系》的作者绝不是一个只有“破”而没有“立”的哲学家；《自然的体系》这部书也绝不是一本充满政论，间或闪烁着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微光的即兴之作。相反，它乃是“一种严肃而长久的沉思”<sup>①</sup>的结晶。拉梅特利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只是根据当时的科学发展部分地阐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著者自序，第7页。

述了唯物主义的真理；狄德罗则诚然有着远为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且不时具有天才的、含有辩证因素的猜测，但他的哲学著作则失之零散，缺乏宏伟的构思和严密的组织。爱尔维修的《精神論》(De l'Esprit)无疑是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一部代表作，“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sup>①</sup>但著者的意图主要是根据洛克和霍布斯的哲学，在社会伦理这一領域里，發揮了他的社会契约論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而《自然的体系》之不同于上述諸家著作的地方乃是在于，在这部密密匝匝印滿六百多頁的两巨册的著作中，著者充分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概括地总结了过去所有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以严谨有力的邏輯形式，通俗明确的文字，第一次科学地、系統而全面地闡述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論以及有关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方面的观点，从而构成了一部在內容和形式上严密统一的巨著。后来肯于在自己写作的哲学史上提到霍尔巴赫的名字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們，大都称《自然的体系》是一部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的圣經。”<sup>②</sup>这样一部作品，在封建帝王和教会权威的心目中，便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唯物主义的幽灵”，时刻威胁着他們的宝座和祭坛，这部书的遭到迫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自然的体系》这部书通篇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战斗精神。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頁。

② 见温德尔班：《哲学史》(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英譯本，第481頁；霍夫丁：《近代哲学史》(Höffding: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Vol. I)英譯本，第481頁；蒂欧納：《哲学史》(Turner: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503頁。(英文版)

作为十八世紀法国先进的資產阶级思想家之一，我們的作者对自己时代的矛盾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严重束縛着資本主义向前发展的是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化頑固的教会的精神統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教会的精神統治較之暴政更有利于封建制度的保存；因为它在人民精神上散布蒙昧主义，用神圣化了的无数誠條、習慣、权威、成见等等无形的东西，蒙蔽人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不到不合理的现实。我們的作者充分意識到，如果不揭穿这一騙局，使人的理性清明起来，就根本談不到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伏尔泰和孟德斯鳩在这方面誠然作出了出色的貢献。但是霍尔巴赫在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更堅决。在《自然的体系》这部书中，霍尔巴赫勇敢地高举起唯物主义的大旗，号召人們起来向自然进军，打倒一切形式的宗教、迷信、权威、成见和一切中世紀遺留下来的废物，让經驗去代替想像，让科学去代替玄学，让理性恢复它原来崇高的地位去判断一切……。他以极端蔑視的态度公开攻击宗教，以极端憤懣的心情揭露暴政的不合理性。坚决反对宗教、坚决反对暴政的革命精神，成为这一著作的基調。著者用《自然的体系》作为他这一著作的书名，未尝不意味着对当时“醉心于超自然事物”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家和唯心論者們的一种挑战。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們头脑的那些大人物，本身也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維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

度”。<sup>①</sup>

讀《自然的体系》，使人不禁想到它的作者和英國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Bacon, F. 1561—1626）之間，有着某种相似性。培根生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时期，历史的使命要求他为資本主义的发展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发展科学。培根曾对严重窒息着人类理解力的各种荒謬哲学，尤其是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破除迷信、研究自然、重視經驗，并为进行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實驗方法。在确立唯物主义路綫、解放人类精神、开辟正确的科学的研究道路方面，培根确实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他針對着被中世紀学者們所严重歪曲了的亞里士多德的《工具篇》(Organon)所写的批判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便是一篇类乎革命宣言的著作。

然而，不同也是十分显著的。培根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于《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他們虽然都号召人們破除迷信，研究自然、重視經驗，可是前者之主张研究自然，目的主要在于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以便科学能迅速前进，有利于資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他所主张的研究自然，目的則决不仅此。他不仅要求人們認識自然规律、从而推进科学，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認識自然，使人能进而看穿暴政和教会所玩弄的把戏，掙脫暴君和宗教的枷鎖，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人只因为对自然缺乏认识才成为不幸者。”<sup>②</sup>历史告訴我們，旁波王朝的統治者伙同教会中的权势，对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多么惨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14 頁。

② 《自然的体系》，上卷，著者自序，第 5 頁。

人道的剝削和压迫。这些不幸者劳动終年，到头来一无所有。他們連起碼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已丧失，日夜掙扎在死亡線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教会更在人的精神上撒下了天罗地网，用天譴神怒的恐怖捆綁住人們的手脚，使他們卑躬屈膝、百依百順、不得反抗。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中，凡稍有一点良心的哲学家是不会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去編造自己美妙的体系的。連出身貴族的高傲的伏尔泰也不能无动于衷，还为苦难重重的农民們写了《致王国全体公务人員的請願书》；至于整天与貧苦农民为伍的乡村神甫让·梅叶<sup>①</sup>，就更不消說了。总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不能不重視“尘世的利益”、“尘世的世界”，<sup>②</sup>不能不把如何取得一种最起碼的幸福生活这一問題，摆在自己哲学思考的首位。这一点足以給我們說明，何以在《自然的体系》中，我們看不到什么“归納法”，而只看到无神論，看不到什么“二重真理說”，而只看到純粹的唯物主义。

誠然，《自然的体系》是一部純粹的哲学著作，絕不是一部塞滿艰深晦澀的奇特术语的不可思議的天书。它是通俗易懂的、情文并茂的、有血有肉的。它是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紀法国革命前夕的进步思想家思想情感的真实反映。讀着这本书，人們不但可以看

<sup>①</sup> 让·梅叶(Jean Meslier, 1664—1729)是十八世紀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他的《遺書》(Le Testament) 是十八世紀杰出的无神論著作；中譯本三卷，商务印书館 1959 年版。

<sup>②</sup> “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学的衰敗可以說是由十八世紀唯物主义理論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論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論。”——《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1 頁。

到作者所描画的世界图景，使人得到启发；作者对当时的暴政和宗教所表现的强烈的憎恨、对备受压迫和愚弄的不幸的广大人民所流露出的深厚的悲憫心情，使人受到感动；而且人們也几乎透过字面隐隐听到革命的战斗号召，从字里行間嗅到强烈的革命气息。《自然的体系》这部书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許正是另一种原因，使得統治阶级讀了感到惊惶失措、寝食不安，进步的人民讀了感到欢欣鼓舞、勇气倍增的緣故吧。

正像法国十八世紀其他唯物主义著作一样，《自然的体系》乃是十八世紀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中产生的；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中产生的；是在同封建統治阶级所极力維护的腐朽反动的宗教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由于它一方面，集中地、系統地陈述了先进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勇敢地、强有力地表达了战斗的无神論思想，这就使它超出了当时一般唯物主义著作而成为西方唯物主义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之一。但是必須指出，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这部著作毕竟还不可避免地帶着一些严重缺点。因此，当我们今日来讀它的时候，就必须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它，既要指出它包含的正确的、进步的方面，予以肯定，也要对它所包含的錯誤的、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

### 三

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闡述了自己的全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正如一切伟大的哲学家不是凭空創造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一样，霍尔巴赫的哲学思想也有它自己的淵源：他的哲学思想是

繼承了西方哲學史中優秀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並加以發展而形成的。確切些說，他的哲學乃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法國唯物主義的結合。作為他全部哲學之出發點的自然觀，則主要受了笛卡兒 (Descartes, R.) 的物理學的影響。

笛卡兒是法國十七世紀唯理派的偉大哲學家。在他研究物質實體亦即他的物理學這一部分中，含有許多重要的唯物主義因素。馬克思在論及笛卡兒時就指出，笛卡兒“把他的物理學和他的形而上學完全分開。在他的物理學的範圍內，物質是唯一的實體，是存在和認識的唯一根據。”<sup>①</sup>

笛卡兒的物理學在哲學史上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並使霍爾巴赫在思想上得到強烈共鳴的，主要是由於他明確地從物質和運動出發來解釋世界。他在自己的物理學中表述了以下一些主要思想：世界是物質的、無限的；物質的屬性是廣延，因而一切物質的東西都可無限地分割；沒有絕對的真空中；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都起於運動；運動就是物質微粒在空間的位移；宇宙中的運動是永恆的；運動總量恒常不變；物体是被動而非自動，神是運動的第一原因，等等。

儘管霍爾巴赫不能完全同意笛卡兒在物理學中所主張的一切觀點，但卻並不妨礙他在笛卡兒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啟發和指導之下，建立起他自己的自然觀。

那麼，霍爾巴赫是怎樣看待並說明自然的呢？

在這個問題上，霍爾巴赫的唯物主義思想表現得十分明確。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頁。

他首先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应归结为物质和运动。他写道：“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給我們的只是物质和运动”<sup>①</sup>；“变化多端、以无穷的方式配合着的物质，不断接受并且传导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这些物质的不同特性、不同的配合、这样变化多端的方式，給我們构成了事物的本质。”<sup>②</sup>

很清楚，在霍尔巴赫看来，自然不过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巨大的整体。在这整体里，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被多式多样地配合着、被多式多样地改变着并根据自己的性质而活动”的物质。矿物、植物、生物如此，即使神学家和唯心主义者认为赋有崇高灵性的“人”，在《自然的体系》的作者看来也并不例外。人是什么呢？人是“能以唯有对他自己、对他的机体、对聚集在他身上的物质之特殊配合才是适宜的某些方式去感觉、去思維、去被改变的这样組織或形成起来的一种物质的东西。”<sup>③</sup>

物质分子之不同的性质、不同的配合、不同的活动方式，构成了自然中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这些事物和现象尽管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有共同的基础：物质性。“物质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可是它的配合和形态都是一时的和偶然的。”<sup>④</sup>

主观唯心主义者貝克萊(Berkeley, G.)主教否认物质的存在，竭力宣揚整个世界只存在于我們想像之中，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不过是一些幻想和空想，是一些“表象”。霍尔巴赫坚决反对貝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章，第16頁。

② 同上，第17頁。

③ 同上书，第6章，第75頁。

④ 同上书，第6章，第77頁。

克萊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說，我們虽然不認識物体构成的原素，但毕竟还认識物体的一些特性或性质。我們是由物质在感官上产生的不同的結果或变化，来判別各种不同的物质的。我們覺知它們，是因为它們有广延、有易动性、可分性、坚固性、引力和惰性。从这些一般的、最初的特性中又产生另外一些特性，比如密度、形状、顏色、重量等等。因此，“对于我們說，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們感官的东西；我們归之于各种不同的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物质在我們內部所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sup>①</sup>

可见，对于霍尔巴赫，物质是我們感觉的依据，而使我們得以有了感觉的，则是物质的运动。由于运动，自然界的存在物才給我們以印象，我們才能认识它們的存在，判断它們的性质，把它們彼此加以区分，把它們分別归于不同的种类。也正是由于运动，我們才能在自己的器官和內在或外在于我們的存在物之間建立关系。

必須指出，霍尔巴赫对于运动基本上仍然局限于笛卡儿对于运动的理解。他写道：“运动就是一种努力，由于这种努力，一个物体改变或倾向于改变位置。”<sup>②</sup> 尽管霍尔巴赫提到所謂內在的或隱藏的运动这一說法，但并不能因此說他已理解了发展变化的观念。为弄清这一点，讓我們看看他对运动到底是怎样理解的吧。

霍尔巴赫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运动，沒有一个是停在絕對靜止状态的。但是所有这一切运动，归根到底，不外以下两种：一是质量的运动，另一是內在的或隱藏的运动。质量的运动是指一个整个的物体从一个地方轉移到另一个地方而言，比方石头墜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3章，第35頁。

② 同上书，第2章，第19頁。

地、球在滾動、手臂搖擺或改變位置等等。這類運動在我們是可以感覺到的。內在的或隱藏的運動則有賴於物体特有的能力，或是說，有賴於物体所由構成的物質之不可感覺到的分子的本質、配合、作用與反作用。這類運動並不顯示給我們，我們只是從一些物体在若干時期以後見到的衰敗或變化上來認識這種運動。比方，發酵作用、一棵植物或一個動物凭着一些運動而生長、壯大、衰退、獲得一些新的性質等等。

在這裡，顯而易見，霍爾巴赫是從運動能否為我們感官所感知這一角度來對運動加以分類的。第一種不消說是一種位置轉移的運動，完全符合霍爾巴赫對運動所下的定義；而第二種，意義便似乎有些曖昧。是否所謂內在的或隱藏的運動已不再是一種位置轉移的運動？如果這種運動之能進行是由於物体所特有的能力使然，換句話說，是由於構成物体的物質的分子的本質、配合、作用與反作用，那麼，所謂物質分子的本質、配合、作用與反作用又意味着什么呢？因此須要略加說明。

我們知道，在十八世紀，由於自然科學的限制，人們對於物質還沒有達到真正科學的了解。霍爾巴赫觀察自然，研究自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物体是由“不同的物質”構成的。他所說的物質實際上就是原素或原質。每一種物質或原質都具有某些性質，正是從物質的性質中，產生了物質的特定的活動方式。比方，在霍爾巴赫生活的那個時代，火、水、氣、土被認為是構成物質的最初的原素。火這個原素比起土來就要活潑得多，因此它被認為是活動的本原；土這個原素比火、氣、水要堅固而沉重，具有不可入性和凝結性，因此被認為是物体的堅硬性的本原。水是特別有利于物体的

配合的，具有特別的融合性，是一种媒介。而气則是一种流质，它提供給其他原素以必要的空間，因此是最易与其他原素配合的一种原素。霍尔巴赫认为，每一种原素的特性就是它們各自的本质，每一种原素都有各自的活动方式或“运动的傾向”。在一种物体或物质中，类似火、水、气、土这类的原素，由于各自的本质以及各种原素的比例、配合、重量、密度、大小等等方面的不同而发生了彼此傾压、相吸相拒、聚合分散的现象。一棵植物，由于从土壤中吸取了不同的原素，这些原素在植物內部不断地聚合、积累、保存、消失的过程，就形成我們在植物外部所看到的那种生成、茁壯、衰敗的变化；一只在当天产生并且死去的蜉蝣，在它的内部也是經過同样的过程的。这些在物体内部进行的运动我們无法看到，霍尔巴赫把这种运动叫作內在的或隱藏的运动。

通过上面的說明，我們清楚地看到，霍尔巴赫所謂內在的或隱藏的运动，归根結底不外是原素在物体或物质中的增減聚散的运动；換言之，也就是物质分子在物体内部的位移的运动。在这种內在的运动中，霍尔巴赫也同样把他在說明物理界时所应用的牛頓力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应用到物质分子的运动上。如果說这种运动也可称为是一种变化的話，那么它只是量变而非质变。而且我們还认为，“变化”这个概念甚至沒有引起霍尔巴赫认真地思考。在《自然的体系》里討論运动的几章中，霍尔巴赫确实提到变化，但是，当他談到变化时，只是把变化作为“运动的結果”来考慮，而不是作为“运动的形式”来考慮的。可见，霍尔巴赫所謂的內在的或隱藏的运动，与我們所謂的发展或变化，亦即从量变經過飞跃而达到质变的那种性质上的轉化，确实相去甚远。尤其当他把我們具

有社会意义的思維、情感和意志也归結为物体内部的分子运动的时候，就更其暴露出霍尔巴赫关于运动的看法中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論的性质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的彻底性表现得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霍尔巴赫把思維、情感和意志归結为物质的分子运动，这就清楚說明，他认为精神是从物质派生出来的，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存在是第一性，思維是第二性。

第二，霍尔巴赫认为，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而物质的性质必然要产生并决定物质的活动方式。这就清楚說明，他认为物质自己能够运动，并不須要任何外力的帮助。

他說：“如果人們問，在物质中，运动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們就要回答，那是由它必須无始无終地运动这个同一的道理而来的，因为运动也像物质的广延、重量、不可入性、形状等等一样，乃是物质的存在、它的本质、它的一些原始的特性的必然的結果。”<sup>①</sup>他又說：“运动在物质之内是自行产生、自行增长、自行加速，并不需要任何外因的帮助”；<sup>②</sup>“运动乃是存在的一种形式，它是必然地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的”。<sup>③</sup>

神学家和唯心論者們之所以模糊人們对于自然的正确认識，在霍尔巴赫看来，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企图使人盲目接受他們所极力宣揚的世界是由神所創造的謬論。霍尔巴赫直截了当地揭穿了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章，第30頁。

② 同上书，第28頁。

③ 同上书，第26頁。

這一欺騙，他說：“假如我們把自然理解為一堆僵死的、沒有特性的、純粹被動的物質，那麼，毫無疑問，我們將不得不在自然之外去尋找它運動的原則；但是假如我們把自然理解為實際上的自然，理解為一個整體，它的各個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特性，都適應著這些特性而活動，彼此之間都有不斷的作用與反作用，都有重心，都引向一個共同的中心，而另外一些部分則離心外引，向週圍運動，各個部分都互相吸引與排斥、結合與分離，通過它們繼續不斷地分合聚散，使我們所看見的一切物體形成與消散，那麼，我們便不必乞靈於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就能說明我們所見的事物和現象之所以形成了。”<sup>①</sup>

這樣，霍爾巴赫關於物質與運動的唯物主義觀點，就粉碎了宗教關於神創造世界的神話。

不過，人們如果僅僅從物體與運動這方面去理解自然，認為它不過是一切存在物的總匯，其中只有物質與運動，這樣的理解還是不完全的。霍爾巴赫認為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另外一個主要方面：即存在物與存在物、和存在物與自然的關係。

在霍爾巴赫看來，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於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特有的本質而活動的。正是由於運動，才使它們彼此相互影響、相互起作用，使它們彼此發生了聯繫。由於事物都具有傳遞運動這一特性，這一些作為另一些事物之運動的結果的事物，往往又成為別一些事物運動的原因，因此霍爾巴赫斷言“在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關聯的，宇宙本身不過是一條原因和結果的無窮的鎖

---

① 《自然的體系》，上卷，第2章，第28—29頁。

鏈”。<sup>①</sup>在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之中，就絕不能有所謂独立的能力、孤立的原因和摆脱一切关系的活动。霍尔巴赫还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是根据自己特有的本质而活动，那么它們的运动就都是必然的、非如此不可的，是按照一些不变的法則而运动的。可是事物的运动也絕非一些盲目的运动，而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据霍尔巴赫的意见，就是事物自身的自我保存。

很明显，我們在霍尔巴赫的思想里看到一些辯証法的因素。他一方面說明了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一方面他也承认了客观规律的存在。在他闡述事物間因果关系的时候，強調指出，距离結果最远的原因經常是通过一些中介的原因而活动的，由于这些中介的原因我們就能推究到那些最初的原因。如果我們一时找不到那些中介的原因，也絕不可用一些“超自然的”原因去說明事物的现象，而只能承认自然中还有一些奥秘，我們现在还不認識。这一点充分表明了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恩格斯說：“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沒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諾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論者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說明世界，而把詳細的証明留給未来的自然科学。”<sup>②</sup>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霍尔巴赫在論及因果关系这一点上，过于強調了必然性的作用而忽視了偶然性，甚至把必然性和因果联系等同起来。比如他說，在一陣狂风所卷起的尘土的漩渦之中，或是在雷电交加的一場暴风雨当中，沒有一粒沙或一个水的分子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4章，第51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頁。

是“隨便”地擺在那里的。他认为它們都有占据现在所处的地位的充足原因，它們沒有不是严格地按照它們应当那样活动的方式而活动的。另一方面，他又把純属偶然性的原因提到必然性的高度，从而混淆了对事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的原因与非本质的原因的差別。例如他說，沒有什么微小的或遙远的原因不会在我們身上有时产生最大、最直接的結果的。“說不定一陣暴风雨的一些最初因素就是在利比亚干燥的平原里聚集起来的，这个暴风雨，被风卷着，向我們奔驰而来，加重了我們的大气，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和情緒，而这个人由他自己的一些情况又能影响到許多其他的人，并且依照着他的意志来决定許多民族的命运。”<sup>①</sup> 上面这两个例子，典型地表现出霍尔巴赫的非辯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特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服从自然的鐵的必然性这种純粹決定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使他走向宿命論。

最后，为了对自然作一番比較完整的考察，霍尔巴赫闡述了存在物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同存在物的关系，犹之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一样。作为整体的自然，也像一切存在物一样，是由于自己固有的本质而活动，并且遵循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法則。从自然本身借取各种原素而形成的种种存在物，它們在自然中尽管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运动，但是都必然地共同协力地致力于自然的保存。一切力、一切本质、一切能力所服从的那个中心力——自然，规范着一切事物的运动。由于自然固有本质的必然性，由于維持它的总的需要，它便使存在物生长而又改变，增多而又減

<sup>①</sup>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4章，第52頁。

少，再生而又消灭。这样，作为整体的自然，便由于存在物之生与灭的永恒的循环而保持了自己永恒的生命。

从以上所述，我們看出：霍尔巴赫的自然观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肯定世界統一于物质；他提出了关于物质的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解释；他肯定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形式，物质有自己运动的能力，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創造世界的神学观点；他意識到自然中事物的普遍联系，有客观规律的存在。所有这些，都表明霍尔巴赫是法国十八世紀具有革命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但是我們同时也注意到，他并不理解运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他对运动的理解只局限于量变而毫无变化发展的观念；他强调因果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排除偶然性，抹杀本质的原因与非本质的原因的区别。所有这些，又都表现了霍尔巴赫的思想中还带着严重的机械論的形而上学的性质。

#### 四

霍尔巴赫在认识論方面，一如他在自然观方面，同样表现是一个純粹的唯物主义者。他继承并发展了洛克感觉論中积极的一面，反对笛卡儿唯理主义的天赋观念說。但是，由于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問題和真理問題，不了解实践在人的认识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的认识論也像他的自然观一样，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霍尔巴赫首先从人类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这一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断言我們可以通过感觉认识外界事物。根据霍尔巴赫对自然的看法，我們知道，一切存在物都是处于不断运动中的物质，而

物质事物彼此間之所以发生联系，是由于它們相互施与的运动和作用。这样，作为物质事物的人，照霍尔巴赫看来，是借助于感官同外界事物发生了联系的。外界事物只有施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才使我們获得感觉經驗，产生知觉和观念，从而认识事物的规律。因此感官是人同客观世界沟通的一座桥梁，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孔道。霍尔巴赫不止一次地指出：“沒有感官，就再沒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們去认识”，<sup>①</sup>“实在，只有通过我們感官，事物才为我們所认识。”<sup>②</sup>

但是，认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感官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不过仅仅是认识过程的一个起点。霍尔巴赫指出，我們感官接受刺激后产生感觉，而这感觉才是真正构成我們对于事物认识的重要因素。那么感觉是什么呢？“感觉乃是这种被触动的特殊形式，专门属于有活力的物体的某些器官，是被作用于这些器官的物质的东西的出现而引起的。”<sup>③</sup>換句話說，感觉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作用于我們感官的結果。霍尔巴赫进一步从生理的角度对认识活动加以观察，他断言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刺激后产生的运动或震动，通过神經传达于脑。他說：“我們借助于散布在全身的神經才能感觉，所以說，我們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大的神經，或者，它像一棵大树，它的細枝感受由树干传达而来的树根的活动。在人体里面，神經汇集于脑而又在脑中消失；这个器官乃是感觉的真正中心。”<sup>④</sup>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7章，第85頁。

② 同上书，第10章，第145頁。

③ 同上书，第8章，第95頁。

④ 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霍爾巴赫不僅堅持客觀事物作用於我們感官才產生感覺從而使我們認識事物這一唯物主義原理，而且還斷言，凡為我們感官所感覺到的一切物体的性質也都是客觀存在的。比方，在他不憚其詳地分析我們各種感官能力的時候，就明確指出，不僅物体的大小、形狀、動靜等是外物所實有，而且就是色、聲、香、味這些性質，也都是客觀的。正因為在外界存在着一些有光的或有顏色的東西，才使我有了光或顏色的感覺；正因為我受到一些發散着有氣味的微粒的分子的刺激，才有了嗅覺，等等。這一點和洛克的學說是有分歧的。我們知道，洛克把物体的性質分為兩種。洛克認為廣延、形狀、動靜、不可入性等是第一性質，是客觀存在的；聲音、顏色、味道等是第二性質，是主觀的產物。這樣就給主觀主義開了方便之門。主觀主義者貝克萊便利用了這種觀點，把一切性質統統歸之於主觀，從而建立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霍爾巴赫認為物体的一切性質都是客觀的主張，就恰恰突破了洛克關於物体的第一性質和第二性質的薄弱觀點，表現出霍爾巴赫唯物主義的徹底性。

霍爾巴赫進一步闡述了從感覺出發的人類的認識過程。他認為外界事物刺激我們感官產生的變化，一旦為內部器官所知，這些變化就成為知覺；當內部器官把這些變化聯繫到產生這些變化的對象時，它們就成為觀念。感覺、知覺把一些個別事物的影像、印象、觀念等感覺材料提供給我們腦子，這時我們內部器官所具有一種所謂思維的能力，才把這些觀念等加以配合、分割、比較、革新，從而得到關於事物的概念或判斷。他說：“要使我对思維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就應當一步一步地審察在面臨某一事物時我

内心所經過的是些什么。暫時讓我們設想這事物是一只桃子吧：這果子首先在我眼睛上形成兩種不同的印象；就是說，產生兩種傳達於腦的變動：在這情況下，腦子便感受到兩種新的方式或知覺，我用顏色和圓這兩個名稱去表示它們；因此，我便有了一个圓而有色的物体的觀念。當我把手伸向這個果子時，我就是在使用觸覺器官了；立刻我的手感受到三種新的印象，我用柔軟、新鮮、重量去表示它們；從這裡也就產生了三種新的觀念。如果我把這只果子挨近我的嗅覺器官，這嗅覺器官便又感受到一種新的改變，傳給腦子以一個新的知覺和一個我們稱之為氣味的新的觀念。最後，如果我把這只果子放在嘴裡，味覺器官便以一種新的方式而被感動，而接着便是一個知覺使我在心中產生了味的觀念。把所有這些傳達給我的腦子的、在我的器官上所造成的一種印象和改變聯繫起來，就是說，把我所接受的這一切感覺、知覺、觀念配合起來，我便有了對於一個整體的觀念，這個整體我名之為桃子，對這個桃子我能進行思維，或是我對桃子有了一个概念。”<sup>①</sup>

從上面這段引文我們清楚地看到，霍爾巴赫顯然並不把思維和感覺同等並列地看待，思維是比感覺遠為複雜的一種認識活動。儘管他對人的認識如何由低級的感覺過渡到高級的思維活動還缺乏明確的、科學的說明，但他對人類認識過程的闡述基本上是正確的。另外，我們還注意到霍爾巴赫的一個主要思想，即由外界引起的感性知覺乃是人類一切心智活動的出發點。人類的思維、判斷、意志、反思等精神活動，都是在感覺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感覺，就

<sup>①</sup> 《自然的體系》，上卷，第8章，第102—103頁。

不可能进行抽象的思維，因此感觉乃是人类認識的唯一来源。

在这一点上，霍尔巴赫的主张又和洛克的学說发生了分歧。

我們知道，依照洛克的学說，人类的知識都来自經驗。但他把經驗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經驗，这是客观的外界事物对人类感官作用的結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感觉，这种經驗来源于外界。在这里，洛克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場上的。另外一种是內部經驗，也就是洛克所說的反省，这种經驗是通过观察人的心灵本身的活动而来的。在这里，洛克就显然表露出他的精神实体說的唯心主义倾向了。霍尔巴赫主张感觉是人类認識的唯一来源的論点，就恰恰克服了洛克在認識来源上所表现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而且，霍尔巴赫的这个論点也有力地打击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說。

笛卡儿在認識論方面是理性主义者。他片面地夸大了理性的作用，认为人类的一切認識都是理性活动的結果而抹煞認識的經驗来源。任何观念或命題，只要明白清楚或本身具有自明性，那么它就是真的，既不需要經驗的証据，也不需要邏輯的証明。理性凭直觉能够分辨真理。比如，神这个观念在他看来就是明白清楚的。它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完善的观念。它既然包括一切最完善的性质，因此也就應該包括存在的性质在內。这样，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說就大大帮助了神学家們，从而維护了宗教。

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用了大量篇幅直接或間接地强烈駁斥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的謬論，而他依之作为武器的正是他认为感觉乃人类認識唯一来源这一論点。此外，他还把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說过的“无论什么进到我們精神里去，都要通

过感官”这一有名的格言作了反面的引伸，建立了“凡是从我們精神中出来的东西，也就必然應該找到可以把它的一些观念給連接上去的某个可感觉的对象”<sup>①</sup>的唯物主义原則，作为自己在理論上的另一武器，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的各种謬論展开全面的、有力的攻击。在霍尔巴赫看来，有一类观念不但不是什么先天观念，而且簡直是神学家們虛伪的捏造，比如精神、灵性、非物质性等等。他說，近代人把精神說成是一个具有一种未知的本性的实体，單純、不可分、沒有广延、不可见、不可能被感官所把捉，以致它的部分，即便用抽象或思維也是不能給分开的。“但是”霍尔巴赫問道，“对于像这样的一个实体，它本身只是对于我們認識到的一切东西的一种否定，我們怎样去領悟呢？对于一个沒有广延然而却能作用于我們的感官、即作用于具有广延的物质的器官这样的一个实体，我們如何形成一个观念呢？一个沒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移动并且使物质运动起来呢？”<sup>②</sup> 霍尔巴赫不无諷刺地說：“实在的，无论毕达哥拉斯还是柏拉图，无论他們头脑的昏热和他們对于神奇事物的兴味到了怎样程度，好像也从来沒有由精神而体会出一种非物质的或沒有广延的实体…。”<sup>③</sup>因此，霍尔巴赫說：“当我听人家口口声声地說什么灵性呀、非物质性呀、无形体性呀、神呀等等字眼的时候，我的感官、我的記憶，都不能帮助我；它們都不能供給我构成这些性质的观念的任何方法，也不能提供我應該把这些字連附上去的那些事物：在絲毫不不是物质的、不能具有任何性质的东西中，我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 10 章，第 145 頁。

② 同上书，第 7 章，第 84 頁。

③ 同上书，第 7 章，第 89 頁。